

其師難問物類通謂物卵未生不足為殺師不能屈取一鷄卵投之于地殼破雖行久而俱滅蓋竟識也適乃感悟終身蔬食李道念好食雞卵晚得奇疾太守褚澄投以蘇汁即時吐出一十三物剖開皆雞羽翅爪距志具立能飛行道念大懼自此不敢復食然則卵可破乎竊嘗論之卵生之中卵至多者無若魚類大則無慮數千小則不滅數百若殺一魚其為破卵可勝言哉李冲元將殺一點先夢一皂衣嫗曰妾

腹中有五千子妻生五千子亦生妻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雷商楊序宣和間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命乃可獲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神曰佛書有云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圖之序於是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即從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是過滿壽可延矣既而果然大抵我能救物命於臨危則

我命亦無不延於欲絕

贊曰

有生之形 其性則具 混沌易死
以鑿之故 暴彼無知 豈曰公恕
元鳥生商 聖靈所寓 隱顯莫測
寧不戒懼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卷三

願人有失

傳曰淫禁經云諸修心人要當以六法平等智力攝制自心必使於運用時一切平等云何為六一者如響平等智力二者如鏡像平等智力三者如幻平等智力四者清淨平等智力五者世法平等智力六者集因緣平等智力大抵具如是之智便當有如是之力世間萬法豈不如響如像如幻乎如是了知豈不為智豈不清淨所集因緣亦復平等乎當知願人有失特其未到此地耳博州鼓角樓每至三更即有一鬼掩鼓不能擊直更者屢受杖不能制聞齋禪師有道行因往問之師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邦所畏者惟齋禪師黃二叔二人而已太守已下皆無所畏更有於汝哉既而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為業初無他

長惟是榮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嗚呼持心不二而遂為鬼神敬畏當知持心有二者必為鬼神戲侮也不聞余副使之事乎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為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及諸贈遺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之副使副使慮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獨以已物置其上無何果遇大風船幾傾覆舟人請滅所載倉忙間不暇揀擇信手捨出乘之中流少頃風定試自點檢則所棄皆副使之物士衡之物宛然獨在無一失者反受如此安知非海神戲侮而至然乎

贊曰

民不堯舜 伊尹自咎 獨為君子

伯玉所否 欲並生哉 無負高厚

維彼厲人 挽衆同醜 是誠何心

不愧飛走

毀人成功

傳曰佛告首迦長者曰善業有十能令衆生得大威德一者於諸衆生無嫉妬心二

者見他得利生歡喜心三者見他失利起憐憫心四者於他名利生欣悅心五者見失名譽助懷憂惱六者發菩提心造佛形像奉施寶蓋七者於已父母及賢聖所恭敬奉事八者勸人棄捨少威德業九者勸人修行大威德事十者見無威德人不生輕賤離垢善陸曰忘懷於衆從善如流對治除嫉妬之心感果得大賢眷屬大抵於人無所妬毀在我必增威德在彼不無感悅異日因緣會遇不為大善知識必為大善眷屬孰謂為不然乎澶淵之役契丹受盟而歸萊公每有自多之色上亦頗以為得萊公忌之譖于上曰澶淵之役寇準以陛下為投瓊與虜博耳苟非勝虜必為虜勝非為陛下割久長計此即春秋城下之盟諸侯猶且耻之陛下以為功乎上由是大沮待準寢疎廣州之役時轉運王罕以按部至海州郡守冲簡以蠟圖告惠罕進至惠州廣民又躍馬求救罕下令每村使三大戶各募壯丁二百人又帖所屬每縣

各募弓兵二十人又親募號勇者二十人以自衛既而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以徇洎至廣州子死賊手亦不哭自此南門不閉糧運得通賊乃引去時提刑鮑軻駐軍潮州乃日遞一奏官罕畏怯不戰而諫官李充從而為助罕由是降一官謫監信州商稅軻獨受賞嗚呼萊公之功可謂大矣王罕之功亦不小矣莫公李允一言遂至如是若二公者為善業乎知對治乎當知異日感果必無大威德業亦無大賢眷屬也

贊曰

三石塢心 治臻成康 蕭規曹隨

漢基遼昌 李訓忌注 甘露福唐

事不已出 乃肆講張 敗國多矣

已罕不傷

危人自安

傳曰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

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須善提一聞此言早已默笑曰唯所謂如是果何義哉大抵我欲降伏便可降伏如是而已夫復何為彼危人自安者能曉此乎惜其不知一大藏教與

今篇中所說只是論箇心字今也乃欲置人於危求已之安為降伏乎人果危而已果安乎多見得罪於天禍將自及也昔王文正公旦與王冀公欽若同在政府一日上出喜雨詩以示二府文正袖歸語同列

上詩有一字誤寫須進入否冀公曰此亦無害既而密以奏上大怒明日屬聲責文正曰昨朕詩中有一字誤處何不奏來文正以下皆再拜謝獨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盛稱王曰不辯真宰相也蘇文忠在杭州上欲用之王為王曰執詩中曾有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反求蟄龍知乎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乃人君方言龍哉既退章子厚責為王曰相公豈欲覆蘇公之

族乎為王曰此舒亶之言也子厚曰舒亶唾可食乎嗚呼此皆危人太甚者也蘇非聖上明察二公受禍其有輕乎諒於如是之說尤不曉也

贊曰

坎以習教 壘以振民 震以正邦 屯以經綸 君子居險 志則為人 天助者順 其道大伸 王衍三窟 祗以殺身 滅人自益

傳曰人生十年尚有童氣二十弱冠或可望成使有前程自當奮發若無其福不免蹉跎既而妻子累心家計在念或處官而官事擾擾或營利而市道區區不覺不知大期遂至空身赤手無一自隨正令氣焰炙天亦所不免不聞本淨禪師之言乎侍郎楊晉卿問本淨曰此身生時從何處來死後歸何處去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究竟如何曰夢時不可言無覺時不可言有雖有有無而無往

來之所貧道此身亦復如是因說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夢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闌會夢如兩般一悟別無悟富貴與貧賤亦復無別路師之此言可謂盡矣世間萬法無一非

夢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一大第凡千餘間皆以香栢為之乃至以文梓為梁花石甃地穿池引水築山種果周設碾磑廡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尚未

及徧時朝會有期不容久駐飯罷少憇侵星而出既朝復歸行至東都乃卒不復再至家人不能居獻之于官官以賜洛王扶鳩王徙房陵遂為開館陳恭公於潤州治一大第亦極闊壯軒亭池館綿亘數百餘步第成公已疾但得肩輿一登西樓而已繼亦遂卒人因名其第為三不得曰居不得修不得費不得云回視卜築之日非一夢耶於此益知滅人自益適足自滅不聞太上所謂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之說

乎

贊曰

益下損上 民悅無疆 薄人厚己
理不可常 六文無咎 謙尊而光
盈虛消息 相為抑揚 求自益者
鮮不覆亡

以惡易好

傳曰我之此身耳聞眼見身覺意知明明是有按如佛說地水火風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四大若離我此妄身當在何處我之此心作善作惡見於日月明明是有按如佛說四大六根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既知此理離幻求覺按如佛說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然則我身我心及求覺者皆名為幻况彼外物何者非幻而於其中妄分好惡乎毗舍浮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四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

情何從起黑梵志嘗運神力以兩手掌各擎一株合勸梧桐花供養於佛佛言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又言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又言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祇擎兩株花一時放下了我今空身而住更教我放下箇什麼佛言我非教汝放捨其花只教汝放下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若能於此三者一切放捨無放捨處即是汝免生死處梵志當下豁然得大解脫唐德宗時具元卿為六官使時洛陽花

卉盛開元卿頗生愛著忽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用嗜之元卿豁然亦得解脫是以王文正不好千金玉帶旨文穆不好能照二百里鏡蓋曉此也以惡易好者何足以此而告之哉縱於佛書卒未有悟曷不以吾儒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言而自悟乎以玉帶因其道為蔽曰此帶雖好公曰身自負重使人道好好不亦勞乎故平生所繫止於賜帶也文靖為相有因其婦以古鏡求其曰此鏡能照二百里外公曰吾面不過樣子曰此何用照二百里

贊曰

子路啟繻 不羨狐貉 幻銅為金
呂仙耻學 素手貧賤 君子所樂
紫色奪朱 鄭聲亂樂 宰齋之智
曾不俯作

以私廢公

傳曰國爾忘家主爾忘身公爾忘私臣之分也其可以私而廢公乎苟或以私廢公不免以是為非以賢為否敗亂國事莫此為速是以君子不敢為也趙康靖公槩初與歐陽文忠偕同在館閣槩重厚寡言偕頗輕之及偕以其甥擢事連連上怒獄急二府皆欲文致其罪羣臣莫敢言槩獨慨然上疏曰歐陽偕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事輕加污蟻臣與偕蹤跡素疎偕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謂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公槩所不取何敢為乎至和中趙抃為御史范公鎮為諫官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王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于上前

欲因事中之一日上問景仁於介甫介甫曰請問趙抃便可知其為人及問趙抃則曰忠臣也上曰卿何以知其為忠曰嘉祐中仁宗遠據鎮晉請立皇嗣以安社稷非忠臣乎既退介甫切責曰公不與之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廢公某所以直言不隱者先國家而後私讎也若二公者真可謂公爾忘私者也

贊曰

公以理勝 私以利言 利慾一啓

天理泯然 流靡之極 盜賊相挺

起於有已 反側陂偏 託公濟私

抑又甚焉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

廉三

竊人之能

李 傳 鄭濟之贊

傳曰碧陵迦婆蹉過河忽聞蓮香河神責之曰尊者為阿羅漢何故偷我香蹉曰香自至鼻何名為偷竊嘗三復斯言大有深旨大抵香塵自如以我鼻根起諸識識分別曰香按如佛法即名為偷當知竊人之能以為己能真為偷也昔高齡晚而茶酒道氣不交靈助無主是以羣邪纏互急行其禍保命真君謂許長史曰高齡之無德也久矣鬼訟之紛錯也積矣又嘗擊敗古人碑銘以為己文水官譴其蔽善以自操陰賊於鬼神特列于訟事之首以告其罪必不免矣未幾果卒然則他人之能是可竊乎不聞石曼卿之事乎曼卿死後數年夢其友關詠曰吾平生作詩多矣自以陽平代意一篇詞意深美最為得意然世人空有稱之能令此詩感傳於世在永言耳詠覺頭為增演其詞隱度人迷仙引使人

歌之他日復夢曼卿來謝嗚呼詩不得彰尚以為請况竊一以為己能者乎

贊曰

見賢思齊 見聖克由 萬善備足
在人反求 思不如舜 以為己愛
安有羊質 傳以貌貅 欺人自欺
亦孔之羞

蔽人之善

傳曰自古以來技而知名後世者未有不因於人如滕王元嬰之工蛺蝶公孫大娘之舞劍曹剛之琵琶米嘉榮之歌但以主建宮詞及唐賢詩句偶及之耳所謂善者但凡稍有所長皆為善也使不得彰即蔽之也不聞許君晉公之事乎昔許真君在世日嘗修一觀欲記其事偶得一片古碑文已磨滅因刻去舊文勒其新記自是即恍惚不安一日徐步庭際忽聞空中有聲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恐有不測之聲許愕然炷香虔祝願聞求救之由良久復聞曰所刻舊碑雖已磨滅而當時